

歷史空間

奇葩逢春

馬承鈞

85歲的寧波籍女科學家屠呦呦因發現防治瘧疾一線藥物青蒿素榮膺本年度諾貝爾醫學獎，令世界矚目國人振奋，這也是中國醫學界和中醫藥業獲的最高獎項。

從中草藥黃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已成為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抗瘧疾最有效標準療法，在全球抗瘧疾進程中功勳卓著，在非洲它已救活150萬人。這是中醫藥的勝利與驕傲！由此重新提出一個重要話題：中醫藥何時大步走出國門、造福世界？中醫藥的春天到了嗎？

源遠流長的中醫藥早已舉世公認並傳至171個國家和地區，在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南非等29個國家和地區獲政府立法承認，有18個國家和地區將中醫藥納入醫保體系，3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數百所中醫院校，中國與外國政府和地區組織簽訂了83個專門的中醫藥合作協議。

但是，中醫藥「走出去」之路並不順暢：它尚未獲得西方主流臨床醫學承認，由於一些西方國家禁售中草藥，醫生不得不採取「非常規」手段秘密使用中草藥。不僅如此，長期以來不少「專家」——包括某些內地「專家」戴着墨鏡看待中醫藥，甚至喊出「中醫是偽科學」、「廢除中醫」等口號。

這股浪潮「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了，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喧囂塵上。民國時期「反中醫」更升至國家層面。新中國建立後，中醫藥才否極泰來，與西醫平起平坐。但「反中醫」的呼聲依然「在科學外衣下」不絕於耳。

中醫藥是中華文化寶庫一顆璀璨的明珠，針對多年來自學界和官方的「反中醫」言行，海內外千百萬有識之士始終以不同方式堅決反對廢棄、排斥、歧視、冷落中醫藥的言行，一以貫之力挺中醫藥。有人喝問：「某些人連《本草綱目》都沒看懂，學的那點西方科學也未必全面，憑什麼否定中醫藥？」

事實證明，許多西醫藥不能解決的疑難雜症中醫藥卻能「妙手回春」，幾十年來我國的「中醫外交」更證明中醫藥的療效並贏得世人交口稱讚。

1962年，印尼「獨立之父」蘇加諾因嚴重腎結石病入膏肓，西醫認為只能切除一腎。蘇不願開刀，求助中醫解除其病痛。周恩來派著名泌尿外科專家吳階平教授趕赴印尼，吳階平用針灸和中藥為蘇加諾排出了結石，使其腎功能得以恢復，印尼各大報刊爭相稱讚中醫的神效。

柬埔寨前元首西哈努克非常信賴中醫藥，1993年71歲的西哈努克查出前列腺癌，西方專家會診後聲稱無法治癒，中國醫生卻採取中藥調理以扶正為主配合化療療法，取得神奇效果，法國媒體稱西哈努克是「被奇蹟治癒的人」。2009年西哈努克在其個人網站撰文稱：「如果說我多次患癌都能治癒，並在87歲高齡仍然健在，都是因為醫術高明的中國醫生和無與倫比的中醫藥！」

中醫還用「金針拔障術」治癒了朝鮮領導人金日成和柬埔寨首相賓努親王的白內障。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患嚴重肩周炎，1991年中國著名正骨專家葛長海教授以刮痧、推拿等中醫療法治癒其痼疾。李下令衛生部門解決中醫藥在該國合法地位問題，使中醫藥在新獲得「正名」，新加坡的中藥房因此名聲大噪生意興隆。

今年3月27日在2015博覽論壇「面向未來：中醫藥國際化」大會上，

前外交部長李肇星說，某國總統因病無法行走，外交部請佳木斯一位中醫前往該國為他醫治，使他很快康復，總統激動地對李說：「感謝你們中醫治癒我的病，現在我可和你打一場乒乓球比賽嘍！」

中醫不啻療效神奇，而且注重醫德，中醫傳人多為德藝雙馨，這也是中醫能千古傳承的一大原因。筆者拜訪過新加坡著名老中醫李金龍教授，他直誇中醫是中華國粹，靠望、聞、問、切就能確診、下藥，治好病，無須動輒依靠CT、MRI那些昂貴設備，所以深受民眾歡迎。如今流行的中西醫結合臨床醫學，使中西醫優勢互補，療效更好了。

我父母都信賴中醫，常掛嘴邊三句話是：「中醫治未病」、「西醫治標，中醫治本」、「西藥毒副大，中藥純天然」，這些話不無道理。我國許多養生格言均源於中醫理論，如：「病來發熱，症出惡寒」、「血精凝滯，瘡疥漫生」、「勿使悲歡極，當令飲食均」、「散熱由心靜，涼生為空室」等等，都不乏科學依據。「學習型皇帝」康熙熱衷中醫藥，寫出「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雜念不起，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擾，善端油然而生，是內外交相養也」的《庭訓格言》，不愧至理名言。

我認識一位保潔大嫂，小學沒畢業就進紗廠做工，下班後又上街賣雪糕，賣不完的就自己當飯吃，長此以往罹患上一種怪病，始終高燒不退，看了多家醫院都未好轉。家人見她病怏怏的樣子急得要命，經人介紹找到一位老中醫，老中醫診斷後開了一副中草藥，這副只花幾塊錢的中草藥不幾天讓她病癒了！

鄰居趙博士曾留學美國醫科大學，卻一直用針灸方法治療自己的腰腿痛，說「療效出奇的好！」朋友老白常年赴各地采風寫生，每年秋冬常犯感冒，長年吃西藥療效不佳，且副作用大。去年因頭痛服用「藿香正氣丸」，想不到竟使常年的哮喘和腸胃炎也隨之好轉，他驚喜道：「想不到這中藥丸起到『一箭三雕』之功！」

筆者認識一位老幹部，當年在太行山打日寇，傷病了就用山上中草藥醫治；「文革」中「靠邊站」，得了風濕性關節炎就看中醫，既便宜又奏效。官復原職後回到城市，改用大劑量激素治療關節痛，引發了嚴重的骨質疏鬆。他感慨：「還是中醫好啊！中藥物美價廉，是解決當下看病難、看病貴途徑之一！」

中醫藥凝聚中華民族幾千年積澱的哲學思想和醫學理念，創造一個又一個生命奇蹟。從《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千金方》到《四部醫典》、《本草綱目》、《溫熱論》、《臨症指南醫案》；從走過415年的廣州「陳李濟」、擁有346年歷史的北京同仁堂到創建300餘年的上海「雷允上」，這些老字號之所以名播天下長盛不衰，都說明弘揚、繼承、推廣、創新中醫藥時不我待、意義重大。

有一種傳奇叫「中醫」，有一朵奇葩叫「中藥」。中醫藥強調天人合一、回歸自然，符合科學發展觀和綠色環保理念。此番諾貝爾醫學獎花落中國，是理所當然，也是遲來的春天。在大力倡導低碳生活和落實「一帶一路」重大策略的今天，讓中醫藥「走出去」，意義怎麼估計都不會過高，中醫藥之春正當其時！



中醫為病人診脈。作者提供

字裡行間

黃仲鳴

高雄「爬格子」的三個時期

下月初，中央圖書館的梁科慶博士舉辦講座，邀我講三及第雜文。我說三及第小說較多，雜文卻少。科慶說你可以的，就因為少，所以才值得講。好吧，找材料吧。其實，第一個閃入我腦海的，就是高雄，他以三蘇筆名寫的怪論，不就是正宗的雜文嗎？其次，鄧羽公、任護花、林瀟都以三及第寫了不少雜文。

我素持此理論，若論三及第文學，在上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高雄可穩坐第一把交椅。而這位「怪論天才」還周身刀，社會、言情、香艷、偵探、借殼等小說都優為之。月前，我在此欄曾簡述他所寫的四大文類，是香港通俗文學的霸王。可惜——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他突然病逝，消息傳出後，文化界咸表震驚，繼而扼腕嘆息。因為，他享年僅六十三歲，在現代社會裡，可算「英年早逝」。這當中最感痛悼的，還數《明報》兩位老閩查良鏞和沈寶新。

查良鏞一九五九年創辦《明報》時，得高雄拔刀相助，以不同的筆名為《明報》副刊撰稿。上世紀七十年代，沈寶新獨資出版《幸福家庭》月刊，高雄更是撰稿台柱，除以三蘇筆名寫《給女兒的信》、以史得筆名撰寫長篇社會奇情文藝小說外，尚以三蘇之名主持一個「講開又講」的專欄，集合當時的文化界精英，由他出題，每人撰寫一段，再由他高按語，由形式到內容，俱具特色。

上世紀七十年代，高雄的輝煌日子已經褪色，影響力也漸弱。基本上，他叱咤風雲的年代，是戰後和五十年代，他所寫各種文類，在香港報界已成「典範」，競相仿效的作者，大不乏人。

五十年代時，報界便有此說：「無宋玉不成副刊，無高雄不成副刊。」宋玉，原名王桂友，後改為王季友，筆名文可武、酷酷兵丁、馨園、疑史樓主、芝園等，一九七九年逝世，舊學根基甚深；若論文類之多、影響之廣、成就之大，難及高雄。但高雄從不承認自己是個「作家」，只是一個「寫稿佬」、一個「說故事的人」，若呼為「作家」，前面要加上「職業」兩個字。我曾將他的「爬格子年代」分為三個時期：

(一) 崛起期：他於一九四四年來港，經商失敗，開始在報上寫稿，先進《新生日報》編副刊。《新生日報》壽命不長，換了老闆，改名《新生晚報》，續聘他為副刊編輯，後任總編輯。所寫稿件如怪論、艷情小說、寫實小說，備受歡迎，名聲漸起。

(二) 成名期：五、六十年代，除續為《新生晚報》執筆外，還為《大公報》、《新晚報》、《香港商報》、《成報》、《明報》效力，寫作界遂無人不知高雄之名。

(三) 收成期：七十年代，名已成，利已就，稿量雖多，卻無突破。然文化界仍奉之為「稿霸」。年輕一輩呼之為「三蘇叔叔」。

他除了以三及第寫稿外，文言、白話文俱優，環顧今天，誰有此功力？



圖中署名三蘇、許德、小生姓高都是高雄之作，見上世紀四十年代《新生晚報》副刊。作者提供

詩詞偶拾

俞慧軍

選擇是一種心靈的祈盼
假如生命可以選擇
世界將生機盎然一片綠色
選擇是一種篤定的信念
假如思想可以選擇
智慧的花朵將開遍天涯海角
選擇是一種不捨的追求
假如季節可以選擇
人間將永駐春風駉蕩的三月
選擇是一種美好的憧憬
假如時間可以選擇
歲月將定格在最美麗的那一刻
生活中有無數次的選擇
而人類的每一次成功選擇
都蘊含着睿智而深邃的哲學

來鴻

蒲繼剛

秋雨滴梧桐

我住的地方，屋外面有一棵長了二十多年的梧桐樹，可以說是根深葉茂。這幾天，秋雨總是下個不停。雨滴在梧桐葉上，沙沙作響。

離開酷熱難捱的夏日，進入秋高氣爽的秋天。秋天的夜晚，天氣很涼爽，正是好睡覺的時候。可秋天的雨也真夠煩人的，滴在梧桐葉上的雨，在深夜裡，就顯得格外的響，躺在床上，有時候心情好，就覺得這沙沙作響的聲音像一首美妙的小夜曲，催人入眠。如果心裡有事，那聲音就格外讓人睡不着。睡不着，就開始胡思亂想，就開始失眠。

失眠，是非常煩心的事。在床上輾轉反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這「不是」不是因為「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心事，那是少年的情懷。而我卻是漫無天際的思緒，一會天上，一會地下，雞毛蒜皮、柴米油鹽，在整個腦子裡飄忽不定。我這個年紀，已經把人生看遍，雖沒有看透，但酸、甜、苦、辣、鹹、五味雜陳，味味咀嚼了個遍，已分不清哪個味道是自己應有的人生，哪個味道是自己應該放下的人生。所以，少年的情懷離我很遠，雞毛蒜皮的事離我很近。

雖然雞毛蒜皮的事情，但夜晚在床上想的事，總是想得很複雜、很深奧，總是與白天想的事情差別很大。尤其是深夜，那些腦中的事情很誇張，大得無邊無沿，似乎又想得很深，放大放深了很多倍，而早晨一起床，那些事情不是消失得無影無蹤，就是小得微不足道。

現代人失眠已經成為一個常態。在這個夜晚，在這個風雨交加的夜晚，這個世上不知有多少人失眠。生存的壓力，環境的惡化，人生的困境，幾乎縈繞着我們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每一個人。因情感、工作、家庭等因素所導致的失眠是常見。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快，競爭激烈，社會適應不良、人際關係緊張、學習就業困難、感情糾紛等精神因素更帶來了失眠的常態。

於是，就有一位常在「百家講壇」上面講孔子，講「心靈雞湯」的美女教授經常開導人們，要守住自身，守住心性。她進而認為，守住心性，就能守住快樂，守住幸福。我們這些底層的草根百姓，守住了自身，也守住了心性，但我們能守住快樂，守住幸福嗎？守住晚上不失眠，失眠不胡想嗎？能守住不被

「李剛」、「牛二」欺侮嗎？答案肯定是不行。看來，教授不可靠，美女教授也不可靠，美女教授在「百家講壇」上講「心靈雞湯」也還是不可靠。我們該失眠還是要失眠，我們該受欺侮還是要受欺侮。我們只盼望有一天，那位美女教授能給「李剛」、「牛二」好好上課，讓「李剛」、「牛二」能守住自身，守住心性，那樣我們的社會就能稍微和諧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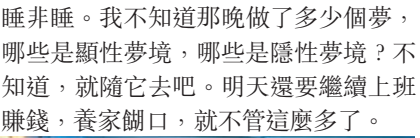
你看，躺在床上睡不着，就這樣信馬由韁，東拉西扯的。前幾天又去了一趟鹿門寺，突然又想起，孟浩然失眠嗎？他會在床上輾轉反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怎麼也睡不着嗎？

也許是在唐朝的一個秋天吧，我的老鄉孟浩然不知是在遊歷祖國壯麗河山的路途上，或是在和朋友喝酒的江船上，還是在長安城裡尋求功名？反正，他寫下「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的詩句。據說，詩人朋友們本來在一起喝酒、吟詩，每人都準備大顯身手的，但看見孟浩然寫出這樣的驚世之句，都擱下筆來，不寫了。

但寫下「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這樣詩句的孟浩然依然求不得仕途，不知道他為此失不失眠？會不會在床上輾轉反側？他如果做夢，會夢到自己終於得到皇帝的賞識，做大唐的官員；還是一身疲憊，回到家裏養陽……

奧地利精神病醫生及精神分析學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寫下了不朽的著作《夢的解析》，他把夢境分為兩層次：當事人所記憶者稱為顯性夢境，而顯性夢境並非夢的真正內容；另一為當事人所不能記憶者為隱性夢境，隱性夢境中隱含更重要的意義。

今夜，我在床上輾轉反側，怎麼也睡不着。不知什麼時候，才迷迷糊糊，似睡非睡。我不知道那晚做了多少個夢，哪些是顯性夢境，哪些是隱性夢境？不知道，就隨它去吧。明天還要繼續上班賺錢，養家餬口，就不管這麼多了。



現代人失眠已經成為一個常態。網絡圖片

豆棚閒話

孫貴頌

堅守立場與忠於歷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時，我所在的城市搞了一次攝影回顧展。一些老照片得以讓觀眾重溫那些過去的歲月。

其中有一張照片使我甚感興趣，那是一位元老檔案工作者所攝。畫面為1949年山東某解放區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遊行時的鏡頭，其時這裡已經是「解放區的天」。只見隊伍的前面橫幅上寫着「五一勞動節勝利大會」，後面並排着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的畫像，而畫像的前面則打着一桿中華民國的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這樣的一個畫面，今天看來有點幽默。因為當時解放區所慶祝、所歡呼的，肯定是新社會的誕生，但因為新中國的國旗要等到五個月以後才正式出現，於是就打着中華民國的國旗進行遊行活動。這張照片在一個區的電視台播放時，編導怕引起爭議，竟然自作主張地將「青天白日」進行了遮擋。豈不知如此一來，反而違背歷史的真實，也使這張照片的文物價值大打折扣。

也許這就叫歷史與現實的有趣碰撞吧。仔細想來，我們在處理歷史問題時，很多時候都是採取了遮擋、修改或迴避等辦法。

最近看到著名作家劉齊先生的一篇短文《八路軍的帽子》，不由得大長見識。抗日

戰爭爆發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和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改編後的服裝樣式，基本上與國民黨軍隊服裝相同，八路軍佩戴「八路」二字的長方形臂章，新四軍佩戴「新四軍」或「N4A」的臂章。而其帽子上，都有「青天白日」帽徽。但這樣的裝束，我們卻從來沒有見過。印象中，只在看看有關新四軍的電影時，見到新四軍軍長挺獨自一人，身着國民革命軍中將軍服，戴着雪白的手套，繫紫裝帶，好不威風。當時還想，這蔣介石也真是，怎麼只給葉挺一個發服裝呢？直到這次才知道，其實從1937年10月2日新四軍成立，到1941年1月6日發生皖南事變，國民黨撤銷了新四軍的番號，我們原先的南方紅軍部隊，一共戴了3年3個月零4天的「青天白日」帽徽。

我曾經在部隊負責過檔案工作，我發現，對於一些歷史問題，我們在表述的時候也是很嚴謹。其中最可以說明問題的是「偽」字的使用。凡是蔣介石政府下的組織，如軍隊、員警、地方政府等等，經常被稱為「偽軍」、「偽員警」和「偽政權」。連人民網上都出現過「蔣偽政權統治時期」這樣的字眼。誰都知道，蔣介石的政府在敗退大陸前，一直是中國

合法政府的代表——而一個國家是不能沒有合法政府的，不存在「偽」的問題。所謂「偽政府」、「偽軍」，指的是以汪精衛為首的政府和部隊。在這一點上，我們甚至不如老百姓表達得清楚。他們稱國民黨的正規軍就叫「國民黨」，而汪精衛的部隊則叫他「二鬼子」。反而是我們的一些正規教科書和檔案等，因為添加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和感情因素，弄得模稜兩可，含糊糊糊。

這些事實說明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應當怎樣對待過去發生的事件。歷史就像一棵大樹，長成什麼樣，就是什麼樣，不管它歪了脖子還是留下了疤痕，都是不能再改變的。我們不能只顧堅守政治立場，而不顧歷史的真實。劉齊先生說：「歷史這個與天地同大的『大包子』之內，裡藏着無數令人哭笑不得、感慨萬千的事實之『餡兒』。」（《八路軍的帽子》）我們後人的責任，就是要掰開這個「大包子」，仔細檢驗、查看、分析、甄別裡面的「餡兒」，在現有史料的基礎上，儘量還原當時，告訴民眾一個真實，有立場無妨，但要忠於歷史。

愛默生說：「嚴格地說，沒有歷史，只有傳記。」（《論歷史》）但怎麼說也得講究個準確性吧？